

Poetry
Calligraphy
Painting

诗书画

试刊

2011第2期

寒 碧 主 编

《诗书画》杂志社
中西书局

刊名治印 潘梦石
刊标创作 方 勇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书画/ 寒碧主编. — 上海: 中西书局, 2011.5

ISBN 978-7-5475-0233-4

I. ①诗… II. ①寒… III. ①艺术理论—研究 IV. ①J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54884号

诗书画 寒 碧 主 编
试刊 2011第2期

责任编辑 贺 寅 方 靛 方 辉 杨佳琦 潘梦石

审 订 汪洪章 王 谦

整体设计 易延寿 李映川

统 筹 孙夕朝

出版发行 《诗书画》杂志社

北京市朝阳区西大望路甲20号首府A5栋

邮政编码 100124

电话 010-67716098

传真 010-67716077

上海文艺出版(集团)有限公司(www.shwenyi.com)

中西书局(www.zxpress.com.cn)

上海市打浦路443号荣科大厦17F(200023)

经 销 各地新华书店 邮政局(邮发代号 24-69)

海外发行 中国国际图书贸易集团有限公司(国外发行代号 Q8978)

植字排版 《诗书画》杂志社

印 刷 北京雅昌彩色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89×1194毫米 1/16

印 张 16.25

版 次 2011年5月第1版 2011年5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75-0233-4/J·037

定 价 100.00元/中国大陆

50.00美元/港澳台及域外

版权所有 不准翻印

试刊题语

中华文化里的一个绝特传统：诗书画“同品”或“一律”。其相似与相关性为士人的灵情才智所创发，其思想依据是儒道释的人生哲学，其表达推力则是真切的生活感受和深刻的价值追寻。他们“内修心而外益世”、“抒胸臆以振斯文”，所谓“体道艺之合，究圣哲之蕴”，以兹陶铸着自身性情，同时坚确了文化信念。而与此相对：霸道的意识形态归化固陋的思想方法，普遍的法程习套钳制独到的个人经验，创造替于因循，真骨蔽于奴性；矫昧其心，麻木其感，趋附迎合，庸劣皮相。俗听流制形成风会，正传真脉坠绪茫茫。

晚近西学东渐，所贵而可惜者，“自由意志”、“独立精神”立为世教，本当涤荡习惑教条，非必消灭固有文化，而深创巨痛的历史情境使之速华急萎。进化论陵器，暴力论猖獗。除旧布新，过求失常；毁钟鸣釜，误会妄作。思想启蒙背途歧向，化合权力强势，变成观念整肃；文化反省则矫枉得弊，“与传统彻底决裂”，几于丧失认同。

思想界的一个洞见：相色的“新”并不曾消灭本色的“旧”，只是凭借特定的历史动力取代更张，故“新文化”在结构上仍保存着旧传统的特性。仅从负面举证，则僵硬的价值表述、独断的主义衡准就一以贯之。无论“激进与保守”，抑或“传统与现代”，不管“东方与西方”，还是“挑战与应战”，议证历史实然也好，范导未来应然也罢，都难免追新逐臭，片面肯定，狂热躁急，笼统拒绝，在这个“特性”的魔掌里各滞所迷。直到眼下，“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又都启疆树表，俨然广大教化。其深思精义，固非进化、暴力的庸俗野蛮可比，但它仍联结着反文化（“无意义”），遮蔽着真传统（“非历史”），也可能形成新教条。

所以，今天重检诗书画的传统，或重理前哲往行的坠绪，其重要性也许就不仅是标榜其“三位一体”的结构表征，也并不专在宣导“三绝擅美”、“数器兼材”的艺林佳话，更为迫切的，则是照察背后的思想支撑、重建自尊的文化认同、开拓更广的精神疆域。至少，我们也将磕触“与天地参”的真际，获得“涵养工夫”的启悟：比如，所谓“合乎自然，邻于理想”；所谓“忧生伤世”、“持志缘情”；所谓“中得心源”、“笔补造化”；所谓“通三才之气象，备万物之情状”，彼此疏通而互为谕证，皆原本返心、体情践道，无往而不归于“天地精神”、“生命境界”的深刻命题。在这个意义上，“诗书画三绝”实贯通着“天地人三才”，它是文学艺术，更是文化思想，是“共成化育”的道养心养，而非顾影自怜的“表现”、“再现”，与时下的通尚定论绝类离伦。所谓“人文化成”，尤当从此悟入。

这与厚古薄今或党枯护朽无关（古今、新旧等二极立论最为局而不通）。我们确实面临了复杂问题，需要清醒的综合辩证。因此，文化存在的反省过程、个人经验的责任要求，就都是题中之义。一方面，古贤的如上识议或被株守、或被架空，经时即遥，假象亦大，不能领会亲切，便是徒张虚论；另一方面，就像“传统”时常与“现代”发生冲突，“文化”也可能对“个人”形成抑制，尤其那个总体性信仰，其实纠缠着决定论，不免桎梏自然权利，容易侵犯自由精神。再下一等，则陈腐的观念往往配合专断的力量，以文化传统的名义偷体寓魂，如是，都该深察细按。

能不能这样理解：面对文化，临于传统，我们需要既认同又反省、既煽扬又颠覆的分教。认同应遭时制宜，煽扬也该放风而动；从生存情境出发，而非观念的依样照例；从心灵感受开始，而非成见的目昧耳食。唯此，所谓“创造性的转化”才属可能。其尤要者，对个人经验世界的尊重，对时代精神状况的把握，都是承担文化和阐发传统的前提，而不是反题。

鉴于此，我们的想法是：文化价值和个人经验当能顺逆互用，现代意识和古典情怀亦非水火不容，这需要理解之同情，而非观念之教条。其中的困境、矛盾、张力都标示着新途轨、敞开了大视域，引人入胜，发人深省。而《诗书画》就行进其中，印证艺术与文化的生成，倡导思想和学术的互动，致力理论与创作的融通，寻找不同方式，探究一切可能……

寒 碧

2010年10月30日于北京

目 录

Contents



◎ 试刊题语 Foreword to the Pilot Journal

◎ 典范 The Canon

傅雷 黄宾虹 (一) Fu Lei & Huang Binhong (I)

3 傅雷、黄宾虹与道艺人生

——傅聪访谈录/寒碧

Fu Lei and Huang Binhong's Life Pursuit of Tao

and Art: An Interview with Fu Cong /Han Bi

19 观画答客问/傅雷

Questions and Answers on How to Appreciate Huang Binhong's Paintings /Fu Lei

22 傅雷藏黄宾虹作品

Fu Lei 's Collection of Huang Binhong's Works

46 傅雷、黄宾虹书札 (各一通)

Two Letters Exchanged between Fu Lei and Huang Binhong

◎ 著述 Writing

48 云林幽绝处/朱良志

Seclusion and Reclusion Created out of Yun Lin/Zhu Liangzhi

63 书法与绘画空间感征之比较/白砥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Aesthetic Features of the Artistic Space Observed
in the Chinese Calligraphy and Painting/Bai Di

◎ 文献 Literature

- 74 影印王静安先生《人间词》《人间词话》手稿跋/述先
A Postscript to the Photocopied Manuscripts of
Wang Guowei's *Renjian Ci* and *Renjian Ci hua/Shu xian*
- 85 王国维《人间词》《人间词话》手稿(下)
Manuscripts of Wang Guowei's *Renjian Ci* and *Renjian Ci hua*(II)
附录 Appendices
- 86 《人间词甲稿》序 《人间词乙稿》序/樊志厚
Preface to Version *One of Manuscripts of Renjian Ci* /Fan Zhihou
Preface to Version *Two of Manuscripts of Renjian Ci* /Fan Zhihou
- 87 《观堂长短句》及五家和作/王国维 陈方恪 苏昌辽 柯昌泌 郭莘 许莘农
Collected Ci Poems by Guantang and five Master's accompany
/Wang Guowei Chen Fangke Su Changliao Ke Changmi Guo Luo Xu Shennong

◎ 专题 Special Topics

邱振中 Qiu Zhenzhong

- 100 可能的世界/邱振中
The Possible World/Qiu Zhenzhong
- 104 诗十三首/邱振中
A Collection of Thirteen Poems/Qiu Zhenzhong
- 109 创造一个未知世界/洛夫
The Creation of an Unknown World/Luo Fu
- 112 建造一个“可能的世界”
——对话邱振中/李辛平
Creating a “Possible World”:An Interview with Qiu Zhenzhong/Li Xinping
- 117 大匠之门
——陈振濂眼中的名家大师(下)/陈振濂
Masters Peeping through the Gate: Great Masters
of Art in the Eyes of Chen Zhenlian (II)/Chen Zhenlian

◎ 诗魂 The Essence of Poetry

林庚 Lin Geng

- 124 空间的驰想/林庚
A spiritual Gallop in the Spatial Realm/Lin Geng
- 127 世纪的沉思
——《空间的驰想》释读/钟元凯
Meditations of the Era: An Exegesis of *A Spiritual Gallop in the Spatial Realm*/Zhong Yuankai
- 附录 Appendices
- 135 林庚先生谈《空间的驰想》/钟元凯 记录
Professor Lin Geng Talking about his *Spiritual Gallop in the Spatial Realm*/Noted down by Zhong Yuankai

◎ 笔道 Calligraphy

- 138 书艺旁征/龚鹏程
The other Reference and Proofs to Calligraphy/Gong Pengcheng
- 151 阅读敦煌遗书
——书法形态下的三个特征/沈乐平
Reading works of Calligraphy in Dunhuang Grottoes:
On three Characters of Calligraphy's form/Shen Leping

◎ 真境 The Natural State 童中焘 Tong Zhongtao

- 158 五家山水题端/易延寿
Preface to Five Landscape Painters' works/Yi Yanshou
- 160 五家山水画 Five Landscape Painters' works
童中焘 陈向迅 何加林 陈磊 方勇
Tong Zhongtao Chen Xiangxun He Jialin Chen Lei Fang Yong

◎ 重温 Retrospects 张东荪 Zhang Dongsun

- 186 张东荪咏西哲诗本事注(上)/张汝伦
Zhang Dongsun's Poems on Western
Philosophers Annotated (I)/Zhang Rulun

◎ 关注 Focus

李津(上) Li Jin (I)

- 204 李津: 个人经验和历史依据 (代按语) / 旧雨
Li Jin's Personal Experience and its Historical Context: A Brief Note/Jiu Yu
- 206 家常主义/李津
Homemade Routinism/Li Jin
- 208 肉体的神学或神学的肉体/[德]米歇尔·康·阿克曼
Theology of Flesh or the Flesh of the Theology/[Germany]Michael Kahn-Ackermann
- 212 食色性也
——新文人画运动和李津的作品/栗宪庭
Food and sex are of Human Nature: An Appraisal of Li Jin's Role in
the Emergent Movement of New Scholar's Painting/Li Xianting

◎ 赏会 Appreciation

- 218 托马斯·普林格尔的诗歌作品/[南非]J.M.库切/汪洪章 译
The Poems of Thomas Pringle
/[South Africa]John Maxwell Coetzee/Translated by Wang Hongzhang
- 220 如何观看蒙德里安的作品/[美]詹姆斯·埃尔金斯/方辉 译
How to Look at Mondrian's Works/[US]James Elkins/Translated by Fang Hui
- 223 说“二王”/于明诠
Random Talks on “Wang Xizhi and Wang Xianzhi”/Yu Mingquan
- 225 陈洪绶《右军笼鹅图》四胞案/杨新
Reflections on the Four Versions of Chen Hongshou's
Wang Youjun and His Caged Goose/Yang Xin

◎ 视域 Vision

- 230 重写现代性/[法]让-弗朗索瓦·利奥塔/罗国祥 译
Rewriting Modernity/[France]Jean-Francois Lyotard/Translated by Luo Guoxiang
- 235 气数已尽: 后现代主义与出尔反尔/[法]安托瓦纳·贡巴尼翁/许钧 译
Numbered Days: Postmodernism Going Back on its own Word
[France]Antoine Compagnon/Translated by Xu Jun

典范

The Canon

便雷黃氏史



傅雷、黄宾虹与道艺人生

——傅聪访谈录

前 记

一九四三年，傅雷与黄宾虹相遇缔交。两位大师，一世钟俞，高山流水，深衷远志，道艺相知，心魂相守，为中华艺术史抹上奇彩。回看并时诸人，不免颜色暗淡。当然，这是我们在时异世迁后的追认，或者径用宾翁所预言：是“论古者”的“实事求是”。

这件事，王中秀先生在《黄宾虹年谱》里有如下叙议：

黄宾虹年届八十，从事于沟通中西画理、宏扬笔墨精神已三十余载，对中国画在新历史时期发展的趋向已有深切独到的见解。而小于他四十多岁的傅雷游学欧西归国，亲炙中国画坛近十载，对国内中、西画疲沓不振有切肤之痛。当此两人睽隔南北、感慨于真知不为世人理解之际，他们的“真正缔交”，可以说是天合之巧。傅雷在黄宾虹身上看到了中国画的希望与生路，黄宾虹在傅雷身上找到知遇和激励……找到整合中国画理学术道路上的支持者、理解者……黄、傅间的忘年交绝非捧角者与捧角者的俗套，由于傅雷翻译家的盛名掩盖了他艺术理论方面的造诣与卓见，黄宾虹绘画为世人注目而忽视了他画学理论方面的贡献，他们的交谊仅被视作艺坛佳话而广为传颂，而对这一交谊所蕴含的中国画学发展层面上的全新意义，尚处于盲区，没有被上升到学术范畴作充分的发掘。

这段话，童中焘先生赐函相示：“极中肯綮，径可采用。”甚是甚是。

傅雷、黄宾虹有谈艺书札百馀通，傅雷藏有黄宾虹佳作百馀幅。这批重要文献现为傅雷哲嗣傅聪、傅敏所珍存。先是，我经上海中西书局总编辑徐忠良先生援引，有幸拜访了傅敏、陈哲明夫妇，得到他们的真诚支持，同意将这批珍藏在本刊发表。其后，再由傅敏夫妇的鼎力促成，亦请忠良兄陪同，我又专赴上海访问了傅聪先生，就此事大概并傅、黄二先生的道艺人生聆其擘欸。

傅聪先生是饮誉世界的钢琴家。按照西方音乐界的评价，他是“有着特殊的吸引力的钢琴诗人、重量级的艺术大师”；“与其说是一个真实存在，不如说更像一个传奇”。所惜者，我对这部“传奇”的“阅读”极粗浅不周，印象还停留在《傅雷家书》里——那个凭着天才的演奏震动了西方世界的“小伙子”，那个为了价值尊严自我流亡的愤怒青年。所以，当我按下电铃——他亲自开门——看到眼前是一位风度醇雅、气象非凡的老先生——竟一时发愣、缓不过神儿来。六十年一瞬，电抹滔惊，人生如此！后来我把这次愚蠢的“愣神儿”讲给好友徐斗，他说，这反过来只表明傅雷先生文笔的魔力，那本“家书”太深入人心了。

这次访问，就像其音乐深粹鲜明又极具互动性一样，傅聪先生口讲指划，照例不同凡响。由于我没有预先设计访题（框架是有的，只是无法深细），交谈就显得随机和任意，加上他善于引人入胜，我常常被打动感染。一时兴到，不免见猎心喜，忘乎所以，于是反客为主，把“访谈”变成了“对谈”。这种“越位”，当然不恰当，但它也确好处：摆落掉客气俗套，形成了充分沟通，就能把问题纯化和深化，借用哈贝马斯的话，就是“互为主观”，它可以调解各自的维度。如果彼此共鸣，甚至观点一致，则如傅聪先生对傅雷、黄宾虹的解说：“不妨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我记得萨义德（这家伙有“身经百战”受访经历）讲过：“访谈不只是‘我的’回应方式，‘我的’话，也包括了访问者的方式。”看来确如此。

整理这个访谈遇到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尽量保存当时的情境感和口语化，但很难做到。特别感性或太过粗糙的方面，我就稍稍做了修饰加工，目的是使它看起来严整、读起来方便。

初稿经录音整理，亦请忠良兄帮忙，耗了他大量精力。高谊殷殷，我当谨谨。引文核对则由责编方靓完成，她本加了详注，但限于篇幅，只能删掉。也感谢她的辛苦工作。

寒 碧

辛卯春节于北京

时间 二〇一一年一月九日晚
地点 上海市吴兴路傅聪寓所

寒碧：傅聪先生，知您很忙迫。听傅敏先生讲，您明天要去新加坡演出，然后即刻返英国。如此紧张的行程安排，我来相扰，深感不安。为了不多占用您宝贵的时间，我们开门见山：一，想就《诗书画》的办刊宗旨征求您的意见，希望听到您的批评和指点；二，我和徐忠良总编商妥，由《诗书画》杂志社和中西书局合作出版《傅雷藏黄宾虹画集》，并选取部分佳作率先在《诗书画》上刊发，兹事体大，为了做深做细，我们拟配发学界的研究文章连载数期。当然，首要的则是发表对您的访谈录，就傅、黄二先生的道艺人生倾听您亲切的回忆和精彩的分析。抱憾的是，我还没来得及做足“功课”，傅敏先生提供的光盘收录傅雷先生所藏宾翁佳作百餘幅，二人的往来书札百餘通，这些重要文献需待综会和沉浸，而我此前只是“观其大略”，时间不允许。另外，傅、黄二先生如所谓“秋霜夏日”，我们也只配“高山仰止”。对他们的谈论轻浅不得，甚至轻松不得，否则就是亵渎。因为，比照他们的文质，我们自知不但于理解所谓“道艺”很远，甚至离懂得做人很远。他们是神圣的！我是生怕“不贤者识其小”。所以，这次访问颇不自信，索性就不再预先设计问题，却又贪心地希望“小叩大鸣”。您是大艺术家，想也必不愿为题所缚，我们就从您的回忆和讲论中生发开来，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得不止……

傅聪：我已经仔细拜读了您的杂志，做得很好，很厚重。王国维讲“不闾于一人一事”，您是不闾于诗书画科条，更注重思想力和精神性，有大的学术格局。父亲当年就感慨“诗词书画、道德学养皆不相关联”，说是“纲纪法度荡然无存”、“真理湮灭，识者日少”。为文化前途计，“同品”或“一律”的传统该提倡复兴了。杂志的设计也不错，扉页的红色感觉很好，我非常喜欢。但还是不免

有所担心：这种品格的杂志是“阳春白雪，和者盖寡”，多数人一定认为它太学术又太高端，读不懂也买不起，您能否持续做下来？我感觉您要“亏本儿”的。

寒碧：我其实也被这个问题困扰了许久。不过，鲁商集团督请我做这件事，应是下了大决心。集团的决策层非常重视企业的文化注入，他们是实打实的做事，不是空对空的标榜，这在全国都是极罕见的。他们甚至建有一个美术馆，收藏很丰饶，我曾饱览过，大家名作，精品极多。对这个刊物，我设定的宗旨、学术格局、征稿方向，他们也都给予真诚理解和热忱鼓励。他们也向我表示：如果真能做到第一流，取得大的学术影响、好的社会效益，宁肯赔钱，也要坚持。

傅聪：一方面抱有文化宏愿，一方面看轻经济考量，可贵而难能。

寒碧：我也会多花些心思，尽一切努力不让它亏。当然，做任何事都有个正反力，有时志与功背，有时事与愿违，现实总要牵制理想。我现在的想法是权重比较，将来则自当安心顺受。关键是不能有杂念，先做好杂志，让它不落“第二义”，然后再计其馀。

傅聪：收到杂志后，我首先看了您为王国维先生手稿写的序文，很喜欢。我特别敬仰王先生！他一生做学问，成就广大，太高奇太富饶！经学、史学、地理学、文字学、甲骨学、金石学，以及西学中的哲学、美学、文艺学，均有极深造诣。这是一位不世出的人物。如果说黄宾虹是近代造诣最高的大画家，王国维就是造诣最高的大学者。他的《人间词话》至今我还能全部背诵。它虽然是词学，但一定要从哲学、美学的立场才能悟入。

寒碧：想来您少年时代接触的中国诗歌、绘画包括哲学，对您一生都有深切的影响。《傅雷家书》里曾表彰

您“中国传统哲学和艺术理想越来越对您发生作用”，能否具体谈谈？

傅聪：还是个“人生”问题！尽可能使自己的价值世界清澈澄明。儒家“讲明义理以修其身”，道家“深根宁极而待”，讲严谨的人生，也讲洒脱的人生。儒家并不是无视个人的内心要求，孔子不是讲过“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吗？道家也不是完全脱离社会群体，老子不是讲过“和其光，同其尘，挫其锐，解其纷”吗？中国文化讲“中道”，就是心与物、内与外的均衡感，和谐共处，只是不能同流合污。做艺术家可能更注重个人经验，因为丧失感性是致命的，但决不会漠视社会责任。父亲当年致书楼适夷先生曾说：“弟虽身在江湖，忧时忧国之心未敢后人，看我与世相隔，实则风雨鸡鸣。政策时事，息息相通，并未脱离实际。”就是这个道理。当然，古代圣贤的话，毕竟是他们体道践行的心得。我们比起他们，就渺小了许多。而且，如果外在现实已是荒谬绝伦，个人与之格格不入，一定会有一种无力感，那就只好“隐遁于精神之域”了。这也是父亲的主张。

我很早就对诗词感兴趣，并且那种兴趣是自发的。记得小时候父亲曾特意找来一些词集要我读，却发现我已提前接触了不少。父亲还专门为我和傅敏编了一本诗词选，亲自抄录。这个选本我至今还保存着。我二十多岁锐意于诗古文，刚才讲起过背诵《人间词话》，就在那段时光。《人间词话》讲理论、讲美学，讲得那么透彻、那么纯粹、那么自由，真是黄钟大吕之作！大人物写的东西，总是异常精彩到位，他们是在表达灵魂里的东西。您看过卢梭的自传吧？开宗明义讲他为什么活着，真的很本质。我每次诵读都被感染，甚至流泪，也以此遣怀。他从心底里发出声音，却以最简洁的语言，不滑易不濡缓，从心底来到心底去，你怎能不感动！我读古代诗歌也是喜欢这种高简不饰、直截了当的表达，比如陶渊明、李白、杜甫；词人里更喜欢柳永、苏东坡、辛弃疾，都是感染力极强。好的作品都有特别丰富的感染力，精神的、灵魂的、情感的、道德的……

寒碧：二十多年前读《傅雷家书》，虽未如今天理解得深入和丰富，但可以认定这部书归化了我们一代人的人生认识。最有感染力的还是那种精神境界、道德激情；那种人格操守、文心士气。真是最好的人生教材。我和诸多朋友都有这种共识：我们对人生的理解不得自那些道貌岸然、空洞无味的教科书，而最多得自这本既高尚又平实的“家书”，它应是中国所有父亲的“谕子书”，也该是

中国所有子女的必读书，谁绕开它谁就没福气。当然，最有福气的还是傅聪先生您，您第一个接受了这些家书的化育。家书里给我最强烈的印象就是傅雷先生对您的人格塑造，比如“人格卓越”、“忠诚”、“庄敬”、“忍让”、“谅解”、“包容”；“本质的善良、天性的温厚、胸襟的开阔”、“凛然的正义感”……

傅聪：人格塑造其实就是价值引导，您刚才讲“道艺人生”，其实也就是身心修养和艺术精神的完善。所以，父亲常告诫我：“先为人，次为艺术家，再为音乐家，终为钢琴家”；“对一切纯洁、高尚、美好的事物都由衷热爱”；“艺术表现的动人，一定是从心灵的纯洁来的！”

寒碧：古士夫所谓“体道艺之合”、“内修心而外益世”，在傅雷先生那里有最为亲切最不空泛的表达，而这种影响对您太重要了。

傅聪：我自识是一个真实的人，是非感很强，所以接人待物爱憎分明，有自己的底线。但主要还是自我修养，并不苛求别人。在现实世界里有诸多不适，是有太肮脏的东西存在。我就回到音乐世界里，那个世界就是醇和与纯粹。

寒碧：这令我想到康德的“意志自律”，是内心自由的决定，也是对外在现实的否定。

傅聪：是的。父亲在莫罗阿《恋爱与牺牲》译序里也曾说：“幻想是逃避现实，是反抗现实，亦是创造现实。”

寒碧：说到“幻想”，我曾在《天主教信报》上读到一篇文章：《傅聪在牛津钢琴节》，作者是英国乐评家迈克尔·怀特。他对您的艺术推崇备至，恰巧就用了“充满幻想”来评价您演奏的肖邦。我当时颇觉这个词太泛泛，过于简单化，但紧接着就见他补充说：“是一种从某个深邃的智慧源泉里浮现的严肃的探寻式的幻想。”就不简单了，与您的水准吻合了，与傅雷先生的说法也有桴鼓之应。值得一提的是：他还把您和另一位目前正大红大紫的中国钢琴家做比较，认为他的演奏风格是粗俗、空洞与矫饰。这又不禁让我感慨您讲的“身心修养”，关于“修养”，人生和艺术应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事；我不懂音乐，本来没有发言权，却颇与怀特有同感。每一见他那种夸张的表情、卖弄的动作、不可饶恕的得意，就觉得斯文扫地。我最难忍受也极为忧虑的就是经典的严肃性替于时尚的娱乐感，这是“后现代”的总体症候。是解构吗？还是轻浮？总之还是修养不够。

傅聪：……他确是才华横溢，可惜……

寒碧：“才”需要“养”，老生常谈，却颠扑不破。古

人对“露才扬己”多致贬词，“才情”与“修养”往往也是相对而论，“才子”不足取，因为“养”不住。所以，傅雷先生就反复讲“才气越高，越要提防”，真是深悟之言。以宾翁为例，他的“才”是够大了吧？但我看到的还是“养”。再比如傅抱石，读他的画，真觉大才奇才，但显然是“才”大于“养”，才情压不住，仿佛往外涌，而比于宾翁，就实少蕴藉。

傅聪：当然。修养就是底蕴，也是高度。宾翁修养太深了，也太高了。父亲推崇他是“数百年来有数之大画家”、“非特当世无两，求诸古人亦复绝无仅有”，绝非虚美。父亲一生不阿世，也不阿私。对于宾翁的发现和读解，除了叹赏他的“水到渠成无复痕迹，不求新奇而自然新奇，不求独创而自然独创”的绘事，就更看重他的文化修养。他甚至认为声势浩大的立体派野兽派的绘画外形上虽与宾翁近似，“以言精神，犹逊一筹”。原因就是欧西的哲学思想尚未及我国的悠久成熟，他们根基不厚，“尚不能达到超然象外之境”，而宾翁是“学养俱入化境”。流俗之辈不能与他比伦，正是因为无性灵、无情操、无学养。一九四三年他致书宾翁写道：“当此动乱之秋，修养一道，目为迂阔，艺术云云，不过学剑学书一无成就之辈的一条出路”，足见他对“养”的重视，对“不养”的鄙视。

寒碧：从学养方面看，傅雷先生才真正称得上学贯中西、渊通广远。作为一代翻译巨子，他的十六卷译文集被推为“不可逾越的极品”，他和巴尔扎克、罗曼·罗兰共同创造了一种特殊而恒久的文化价值，影响了无穷无尽的中国读者；做为超拔不群的艺术评论家，他在上世纪三十年代就主持《艺术旬刊》，并完成了“辟草莽之役”的《世界美术名作二十讲》，对传播和译介西方古典和现代艺术贡献甚伟；而由于他对西方音乐的精湛研究，又让无数中国听众真切而准确地理解了贝多芬、肖邦和莫扎特，并按照他的理想把您培养成了音乐大师。严格地说，黄宾虹在美术上的崇高地位也肇基于他的崇高评价。我们还可以举出无数例证来说明他学问的深厚、修养的超拔、成就的卓越、贡献的无与伦比。他才是真正的大师！

傅聪：父亲确实很渊博，而且对不同科类的探究都是累积性和化合式的展开。更加重要的是，他始终都围绕着人生问题、人性问题、人心问题。他所沉浸的学问境界就是他的人生境界，他最丰饶的文化学养就是他的人生修养。他在宽广的领域作深锐的追寻，不是表层的求知，而是内在的求智：如何使精神更崇高，使心灵更圣洁，使

思想更丰富，使人生更美好。他和宾翁的相遇相知也是如此，他们对向来被忽略的中国画的本质问题进行的梳理和推进当然很重要，但我更看重他们的人生理想、道德文章、文化信念、精神价值；对艺术美的痴狂，对人性善的守护。这更有启示性。

寒碧：请略忆您对傅、黄二先生的交往印象。

傅聪：宾翁的佳作，我自小耳濡目染，跟在父亲后面整天看。较深的印象是，每过些天就有宾翁的大信封寄到，于是家里热闹起来，仿佛有了最大的喜事。父亲打开信封，逐幅观赏，逐次品评，我就跟着看。童子情怀，单纯而好奇，并不能听懂。我是一九三四年出生，父亲一九四三年在上海为宾翁办画展，那年我九岁，也跟着去看了展览。展览前，所有画作都挂在家里，父亲“反复晤对，数日不倦”，我也因此着迷。所以“文革”结束以后，那些在“抄家”时被抄去的画作有幸退还（当然是劫馀不完），我大都能够认取。也有一些未曾经眼的，是宾翁九十岁以后的作品。一九五四年我出国，基本没再回来，宾翁是一九五五年去世的，在他人生的最后两年，也还不断有画作寄给父亲。傅敏家里挂的那幅小画，我倒是记得的，极精美，很有“现代感”，真不得了！如此高龄的大画家，心灵竟如此之年轻，创造力仿佛长江大河，源远流不绝、生生不息，永远充满活力，永远推陈出新。像那几幅小画，您看到过吧？真是超凡脱俗，尽善尽美。

宾翁以父亲为平生一大知己，认为父亲真正懂得他。所以就把自己觉得最好、最有心得、最有创意的作品第一个送给他赏鉴，从不考虑任何得失利害。他们二人是真正的艺术家之间的交往，相与称引，相互推服，有着非此不可的善缘和厚谊。这种关系世间少有，何瓦琴的联语：“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真可作为他们交往的写照。父亲眼光独到，深察善感，高标其画品，深掘其内涵，盛赞其价值，这种“慧心”和“会心”，使他们的友谊非常特殊。记得一九五二年，我随父亲到杭州看望过宾翁，房子在栖霞岭下，我印象很深，里面到处都是画儿。

寒碧：您曾亲见宾翁作画吗？

傅聪：记不清了，因为看过他很多画作、画册，还有他作画时的照片，所有都印于脑海，一切都恍兮惚兮，搞不清是真人还是照片。

寒碧：您怎样评价宾翁的画？不必剖析析理，就谈感觉印象。

傅聪：我从小喜欢，于今为甚。像这幅简笔山水（按：

湖山晴
 余謁學
 怒一先生
 訪余栖霞
 嶺下因檢
 舊作奉
 教賓
 時年九十



黄宾虹
 湖山晴霭

挂在客厅,下同),父亲说是“二三笔直抵千万言”,不但是意象美,而且是境界高。还有这一幅,“文革”被抄走,退还以后我一直挂在钢琴旁,也是“浑厚华滋,不以细谨为事”,我非常喜欢。那一幅则是春天的盎然之意,真是满眼生机,笔墨之活泼沉厚,匪夷所思,是他八十九岁时的作品。以前挂在我伦敦的卧房里,每天看,睡前看一看,醒来看一看,真气逼人,深远可味。

黄宾虹的时代,国画的情形很不妙,流弊极深,颓势已成。他面对着错综复杂的问题:一是作家画(行画)泛滥,画家束书不观、枵腹白战,因袭成法,甚至抄袭成品,极低俗陋劣;一是文人画已失却本身具有的思想品格和精神支撑,并性灵和声情都不在了,所谓“以格调便空疏”——“格调”已成为“空疏”的借口,只剩下陈腐的观念、自恋的标榜、靡弱的趣味和僵化的表达;三是变乱真象,数典忘祖,另起炉灶,效颦西方,并且非要把中国画“扫进历史的垃圾堆”。在这种情况下,黄宾虹“不失其志坚气浩自信之力”,摆落时风,独享寂寥,走了一条异卓越的道路,拓展一片广阔新奇的天地。他很坚定地追寻传统,主张“前哲开其先路,后人变化而光大之”,并因此“究心于宋元明画,孜孜数十年”,“务从笔法推寻,而不斤斤于皮相”,致力于发现“古人所不言而喻于心”的方面。他也是很自觉地向西方学习,理式和方法都消化吸收,比较典型的是他把法国印象派的笔触和光色借鉴转换到山水画里,特别新颖,非常自然,绝无吞剥感,毫不假“洋气”。这就象他对传统的经验广收博取——父亲曾说他“集历代各家精粹”——功力极深,办法极多,但绝不是“百衲衣”,更没有泥古不化的“朽味儿”一样……

寒碧:借鉴西方的经验来激发中国的传统,回到士人画的精神性来颠覆文人画的趣味感。这本身就是一种自觉的文化承担。所以他才宣称:“中国有士夫画,为唐宋元明贤哲精神所系,非文人画可比”;“图画为文化萌芽,发扬光大,端在士夫,责不容贷。”

傅聪:也是一种文化信念!关键还是主张固、脚跟定、修养高。他笔下的山水,都是胸中的丘壑。他画晓山、画夜山、画雨山、画晴山,当然得力于观察的细致、感受的新鲜、写生的概括、笔墨的气韵。而重要的是,他画的都是“心象”,背后都是“内美”,天地之奇、山川之秀,如果没有“内美”的映照,完全也可以画成俗品,画得不秀、不奇!

寒碧:仿佛傅雷先生也有过这样的议论:“生活中崇高的事物,一旦出自庸人之口,也会变得俗。”

傅聪:黄宾虹的内美,第一是文化的沉浸:法前贤、道问学、重精神、尊德性,载往而求备,养到而功深。第二是心灵的沉浸:乐山乐水,赏心适意,天机真性,自然而然。所以,他的画是沉静的、冥想的、从容的、自得的,而不是浅表的、即兴的、促狭的、描摹的。

寒碧:原本返心,才能体道游艺,回到真传统,切近真性命。前者是所谓“理坠绪”,后者则可称“契道真”。

傅聪:孔子讲“志道据德、依仁游艺”,这个“艺”就是“道”了。黄宾虹也多次说过“有道有艺”的话。实则中国人道艺不分,“吾道一以贯之”,是一种大的文化心灵发生作用,更是“与天地精神相往还”、“与碧虚寥廓同流宕”的结果。所以诗也好,书也好,画也好,音乐也好,后面都有个“道”字支撑。它是天地自然,也是文心文化,实是一种无功利也无穷极的精神力量。这种力量既坚实又深广,既高远又亲切。从思想史上看,它是儒道相互作用的产物。在生活实践中,它始终反复于百姓日用,形成我们对自然与人生的普遍看法和方式,形成民族智慧。

寒碧:换个角度,或深究一步,像莱辛那样精心刻意地强调诗与画的异同(且不管他还还原生活、反抗形式的特定目的),在中国人看来似乎多此一举。“画是视觉艺术”,此言偏至自封;“音乐”是不是“听觉艺术”呢?听起来有些滑稽。仿佛画家、音乐家只是凭借某个器官感受天地人生。古人说“澄怀味象”、“惝物畅神”、“万趣融于神思”,都不局于视觉;“故乐音者,君子之所以养义也”,也不仅仅是听觉。谢灵运写过《佛影铭》:“望影知易,寻响非难,形声之外,复有可观。”“可观”者还是那个“佛”,其实就是“道”(晋人往往“化合佛道”)。

傅聪:谢灵运虽受大乘佛教的影响,但那时“佛理”还就是“道理”。它就仿佛“天”、“上帝”、“理念”等相关概念一样,都是形而上的命名,一种“本质规定”,与“道”同观。

寒碧:所以古人就讲“山水是道”。我是想说:中国画,古人称之“无声诗”,其实或可商。我读宾翁的画就往往“联觉”,面对那种奔渴不羁、跌宕不平的使转,总能看(听)出声音来,它的节奏感,就是音乐性。这也许是一个很外行的问题:您如此热爱黄宾虹的画,它对您的钢琴演奏有影响吗?

傅聪:肯定有,而且影响很深、很大。当然,这种影响是潜移默化、润物无声,是渐渐的心理上的浸染,不可以作表面的对应。

寒碧:您刚才讲到的“意象”和“境界”,我就又想

到拿傅抱石和黄宾虹作比较，在我看来，傅先生不过是有“意象”，而黄宾虹则是有“境界”。在为《人间词话》手稿作序时，我曾反复思考王先生关于“境界”的意涵，得出一个也许不周延的结论：人们讲“意象”，往往是把“意”（感情）投射到“象”（物象）上，其实仍是情景交融，主要还是抒情性。王国维讲“境界”，则不局于抒情。“境界”是种创造，差不多等同于“第二自然”，康德在《判断力批判》里有精到的论述：“从真的自然所提供的素材里创造出另一自然来”，“大自然的素材被我们改造为完全不同的东西，优越于自然的东西”。这两句话，我以为就是“境界”的最好注脚（我说“差不多”、“注脚”，是“方便”之辞，仅仅指大体相似，不是本质相等。实际上“境界”的意蕴远比“第二自然”丰富圆融，更高级、更远大，浑浑若川）。另外，王国维强调“境界”是“真”，“真”的本义就是“自然”，而最要紧的是，这个“自然”并不野蛮，并不是今人误解的“原生态”。这在刘勰的《文心雕龙》里也有很明确的表述：“两仪即生，惟人参之，性灵所钟，是谓三才；为五行之秀，实天地之心。心生而文言，言立而文明，自然之道也。”这个“自然”里面有人“心”人“言”人“文”，所以先贤总讲“人文化成”，人不是对“自然”模仿，也不是借“自然”抒情，而是就“自然”再创造，于是有了“人的自然”、“第二自然”。

傅聪：父亲总强调“艺术忌做作”，就是强调“自然”。与此同时又强调人的修养，强调道德文章、人生境界，就是“第二自然”。我们说黄宾虹的绘画情真意真景真境真，境界极高，确实不仅仅因为他画得很“自然”（您说的“原生态”），傅抱石在这一点上不也很“自然”吗？但他和宾翁比不来，关键就是宾翁的“自然”里人文气很厚，人文与自然化开了。我们总说杜甫的诗是“集大成”，其实黄宾虹的画也是“集大成”。“集大成”是什么意思？不应仅指他把古人的诗法画法句法笔法胪列獭祭，而首先是思想精神文化修养的宏大综会，从而进入“人文”与“自然”的化境。如果说他突过古人，首先应在这个意义上理解。

寒碧：黄宾虹说“绝似而绝不似”，就是“第二自然”；他论画强调“内美”，其实也是“第二自然”。《列子》张湛注：“自然者，不资于外也”，我想，如果从“内美”的角度来理解，就会有“何必不然”的启发性，就是“境界”了。

傅聪：最重要的是“内美”。这是屈原的名句：“纷吾既有此内美兮，又重之以修能。”“内美修能”就是人

格塑造。“不资于外”，也可以多角度解会。我常想中国的山水画就是中国人的理想世界。这个世界就由“内美”生发，人的精神可以在山水里逍遥，心灵可以在山水里安顿，这时山水就是“内”，现实就是“外”。中国山水画最多出世的感觉，就是内美干净极了，现实肮脏极了，干脆不向外求。去年我到南昌，参观了八大山人的故居，八大生活在黑暗的明后期，他的作品曲折映照了那种黑暗，如果那个时代有所谓“黑画儿”的话，他应该就是那个时代的“黑画儿”领袖——“反动学术权威”。但那时的统治者还能容忍他，能让他过还算平安的生活，他还有草堂可赁——至今仍在。古人内心苦闷，还有沉默的自由、隐逸的自由、出家的自由，不似后来全无安静土。话说回来，这种自由都源自“内美”。这种“内美”一方面表现为超实际的“无为”或“无待”，一方面还表现为一种超功利的“达观”与“乐观”。前者如王国维所谓“无我之境，以物观物，故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所谓参悟造化，心与天游，物我两忘，主客冥合是也。比如黄宾虹的画，心在山水里，山水在心里，完全排斥掉现实的干扰；后者就是“乐观”，古人也称为“乐意”，黄宾虹就是这种“乐意”的典型。这种“乐意”是从他内心深处洋溢出来的，所以他的画尤其让人感到欣欣向荣的乐观，不是俗套的乐观——所谓“革命的乐观主义”，而是那种天人合一、天地同怀的乐观。孔子说“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就是那种乐观。

寒碧：石曼卿的佳句：“乐意相关禽对话，生香不断树交花”，就是这种乐观。一种生机勃勃的生命境界。这种“乐观”确是从孔子来，《论语》中多次提到“乐”，“贫而乐”、“乐山乐水”、“乐在其中”、“不亦乐乎”、“不改其乐”、“乐以忘忧”……傅雷先生致书宾翁，也讲过“神游化境，略忘尘忧”……这种“乐”，不是麻木的“穷开心”，而是恢廓的“真性情”。对人生的无奈、伤痛甚至苦难必有深切的认识，又必有持守的心志、超然的态度、阔略的胸情，所谓“道大能博”。李泽厚先生曾提出“乐感文化”，极敏锐富于启发性。可惜他又被误解，不知深浅的人太多。

傅聪：是的。乐在其中，乐在灵魂里。道家也讲“乐”，《庄子》里就有一篇“至乐”。我们说黄宾虹超过古人，就是他的“内美”和“乐意”。古人是“学而优则仕”，有“修齐治平”的理想，也有顶天立地的英雄。但总有那么一些人，要做人上人，心里很脏，偶尔“偷得浮生半日闲”，到山水里做观光客，但一以贯之的仍是官场恶习，他们还是要回“鲍鱼之肆”——“久而不闻其臭”，官